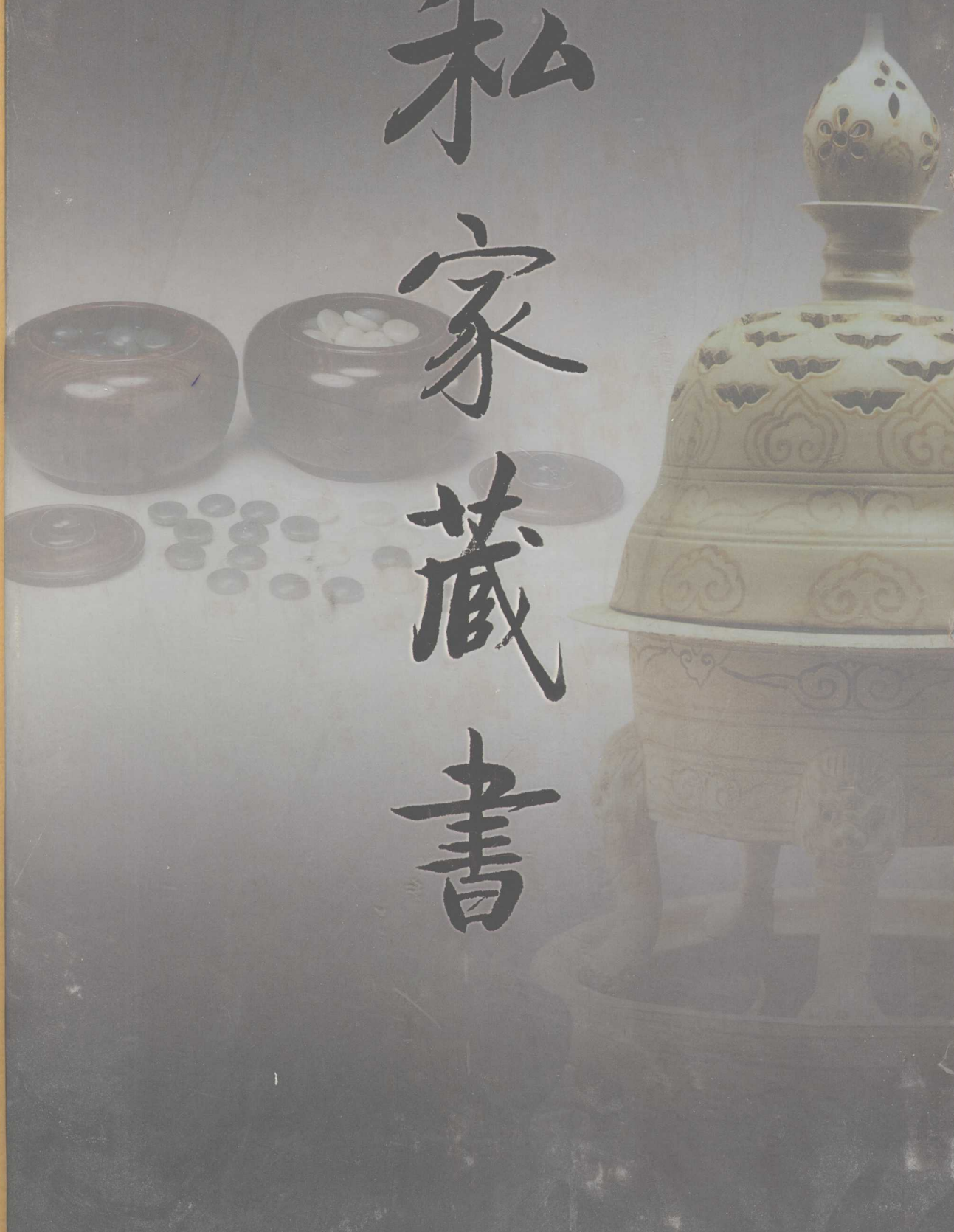


私家藏書



私家藏書



啓功藏書



華夏藏書大系

私家藏書

第叁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私家藏书/聂明主编—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2001. 4

(华夏藏书系列)

ISBN7-81056-522-2

I. 私… II. 聂… III. 古籍—汇编—中国 IV. Z4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1794 号

书 名 私家藏书

主 编 聂 明

责任编辑 张 山

出 版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(地址：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电话：68472815 68932218)
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区华龙印刷厂印刷

开 本 850×1168 (毫米) 1/16

印 张 240 印张

字 数 3400 千字

印 数 1000 册

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7-81056-522-2/Z·8

定 价 1660.00 元 (全六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华夏藏书

目 录

第四部 私家藏书

第三卷

宋代宫闱史	(一)
鸳鸯配	(六〇七)

宋代宮闈史

李逸侯

第一回

凤目蛾眉归绛帐
杏花细雨走青骢

唐末干戈迭起，强藩割据称雄。更延胡马入关中，扰得人寰沸涌。

夹马营中，肇瑞陈桥驿畔成功。欺凌孤寡肆凶锋，竟使华夷一统。

这首《西江月》，是个文人读了五代残唐和宋朝开国的历史，心中触动了感慨，才提起笔来，做这首词儿。它的意思分为两层：上半阙是说唐朝末，造祸乱频，仍藩镇互相割据，各自称雄，已是民不堪命。还有个后晋高祖石敬瑭，不识羞耻，颠倒去认贼作父，开门揖盗，不但把燕云十六州送于契丹，还把他的兵马引入中国，把个花花世界扰乱得不可收拾，貽后来无穷之祸。下半阙是说宋太祖赵匡胤产生在洛阳夹马营内，诞生的时候，已有异香不绝，全光遍身的祥瑞，乃是天上降下的真命帝主；后来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果然代后周而有天下。只可惜他趁着周世宗初亡，拥兵还朝，生生的把七岁的幼主、青年的皇后，逼往西宫，自己篡窃了大位，还要口口声声说

是天命攸归，人心爱戴，方才仿着唐虞的样儿，行那禅让的礼节，真和古时的尧舜一般，其实他和部下，鬼鬼祟祟，暗行篡位，简直是欺凌孤儿寡妇得来的天下。不过当五代之际，扰攘已久，天命所向，人心厌乱，世界应该平靖，所以能够统一中国，南征北讨，逆取顺守，做了个开基创业天子。但是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，虽然被他统一了华夏，究竟不肯使他安安稳稳，享受那玉食万方的富贵。方将后唐西蜀平定，便弄出烛影斧声的千秋疑案！非但使他身死不明，还有个忘恩负义的太宗，即位之后，立刻把皇后宋氏驱往西宫居住，竟和太祖对待周世宗的皇后一样的手段，这不是眼前的报应么？后来皇子德昭遭了太宗的嫉忌，竟至不得其死，那报应不是更比到周恭帝还要惨酷么？谓知人们做了恶事，天的报施不但来得快，而且惨。竟比到所施于人的，还要刻毒到几千几万倍哩。诸君不信，试看北宋传到了八九世，便生出一个金国来，不但将河北的地方完全夺去，还把徽钦二宗掳往五国城中，受那坐井看天的苦楚。到了康王南渡，建都临安，仍然使他和后周一般，只剩得半壁江山，而灭亡的时候，也只剩得几个小孩子。今年立一个，既被北兵掳了去，明年立一个，没上两年工夫，又惊骇而死，剩下了赵氏一块肉，流离播迁，遁至崖山，不过度了一年，便覆亡了。虽有文天祥、陆秀夫、张世杰等几个忠臣，赤心耿

耿，要想保着赵氏骨血绵延一线之传，也终归计穷力竭，毫无效果，只落得置身无地，负帝蹈海，沉舟尽忠，徒以一死卸责。这个报应，不比到宋太祖篡后周的帝位，还要惨酷到几千倍几万倍么？照着这样看来，『天道循环，果报彰彰。』这两句话，是历历不爽，任凭你用尽心机，安排计策，做成了绝大事业，传到后世子孙手里，自有人照着以前的样儿，巧取豪夺，丝毫不爽。圣人云：『货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。』这句言语，是一定不移，无可逃免的。不然，宋朝的太祖，得了天下以后，鉴着前朝的过失，殚思竭虑，为后世子孙思患预防，可谓无微不至了。如罢诸将、典禁军在杯酒之间，释去功臣的兵权，可以没有藩镇拔扈的祸患。整顿宫闈，不令后妃预闻外事，可以没有牝鸡司晨的祸患；抑制宦官，不使干涉朝政，可以没有奄寺专权的祸患。他如睦好懿亲，善处骨肉，没有宗室骄横的祸患；任用贤能，防闲戚里，可以没有外戚僭窃的祸患。宋太祖有这几种杜祸未萌、防患未然的政策，岂但汉唐不能和他比隆，就是夏、商、周三代，恐怕还不及他哩！何以传到子孙手里，就那样的疲弱起来，受外夷的宰割，竟至于灭亡呢？这也是天意使然，要令宋太祖的后代子孙，受种种的苦楚，种种的羞辱，以彰果报。所以宋太祖鉴前朝之天，把各种祸患，都已防到，独有那外夷，他却不在心上。因此抑兵太过，致使辽、金、元三国相继

而起，永为宋患。到得南宋，又复任贤不专，听信奸邪，内无良相，朝多佞幸，虽然外面有几个良将如岳飞、韩世忠等人，又为奸臣秦桧所害。一则冤沉三字，身死风波；一则骑驴湖上，雄心灰尽。逐致专阍无人，束手待毙，始而媚外求和，苟延残喘，继则迎敌乞降，不恤国耻，终且蹈海殉国，宗社覆亡。这恰是

惩前毖后的宋太祖所意想不到，防不及防的。真是人有千算，天只一算，若非冥冥中自有主宰，哪能这样的报应昭彰，毫厘无差着？然而太祖得国，虽由篡窃而来，恰是灰廓大度，好生恶杀，善政多而恶事少，他的深仁厚泽，实足以维系人心，应合天意并不像五代君主的专行暴虐，所以南北两宋，传了十八主，计有三百二十五年，比到五代十三君，共只四五十年，已是相去天渊之隔，就是比较两汉也只少数十年；比到唐代，恰长数十年。这正是，老天爷因为宋太祖能体天地好生之德，以爱民为心，宽和为政，所以使他享国长久，乃是彼苍好善，格外优待的意思。不过宋太祖虽然躬行善政，不像那五代时，朱温、李存勖、石敬瑭、刘知远、郭威等人的淫凶强暴，单这区区宽厚的政策，终究抵不来篡窃天位的罪恶。若不降罪示罚，那后世的臣下，都可以尤而效之，弑君夺国，绝无忌惮了。又岂是彼苍彰善瘅恶的道理呢？所以『得国由小儿，失国亦由小儿』这两句话，虽是元朝伯颜拒绝宋使的口难言，并不是什么箴语。

但是把宋朝得国失国的因由仔细想来，伯颜这两句话，倒好像上天借他来表示有一种绝大的因果一般哩！先唠唠叨叨的说出这一番空话，粗粗看来，好似迷信，细细按去，恰有道理。等到把这宋宫十八朝演义依着事实，挨次叙来，方知所言并非空中楼阁，实是信而有征哩。

且说五代时候，后唐明宗李嗣源，接位以后，因为群雄割据，天下不能统一，几十年来，兵戈扰攘，祸乱相仍，把那百姓弄得家破人亡，老弱转乎沟壑，壮者散之四方，那种民不聊生的情形，他瞧人眼中，实在不忍。因此每晚在宫内，焚香叩拜，向天祝告道：『某是胡人，为众所推，暂承唐统，愿天早生圣人，为生民主，拨乱反正，统一中原。』不料他一片诚心，每夕祷告，竟能感动，心鉴其真忱。

在明宗天成二年，洛阳夹马营内，果然诞生灵异，竟产下一个香孩儿来。这香孩儿生产的时候，赤光绕室，并且异香馥郁，发自小儿身上，经宿不散，因此远近传为异闻，尽称此儿为『香孩儿』，到处传说这香孩儿生有异禀，是将来的真命天子，所以才有这样奇异的预兆。但是，这香孩儿，既人人说他是真命天子。

你道他究竟姓甚名谁？原来香孩儿便是大宋朝开基创业的第一代太祖皇帝，姓赵，名匡胤，本贯河南涿州人氏，世代为

官，不同卑賤之家。高祖諱朮，曾經做過唐朝的永清、文安幽都三縣令。曾祖單諱珽在唐官居節度，并御史中丞。祖諱敬，曾為營蓟涿三州刺史。父親雙名弘殷，少驍勇，善騎射，神力過人，相貌嶽崎。后唐莊宗，因其勇猛，有胆略，命典禁軍，官拜都指揮使。娶妻杜氏，乃定州安喜人，杜三翁之女，幼讀詩書，生性嚴正，治家極有禮法，與弘殷夫婦同庚，自結縭以來，夫婦相敬如賓，真有孟光舉案齊眉的情形。弘殷因其知書達禮，持家有法，也十分敬愛于他。那杜氏嫁了弘殷，第一胎便生一子，弘殷青年得兒，自然歡喜異常。遂取匡時濟世之義，題名叫做匡濟。不幸未及周負，遽而夭折，弘殷夫妻心下十分悲傷。幸得第二胎復生一男，取名匡胤，便是遠近皆知，傳為異事的香孩兒了。

那香孩兒初生時，體有紅光，異香滿室，經宿不散。及至長大起來，生得蛾眉鳳目，隆准龍顏，面泛紅光，相貌異于常人，而且性情豪邁，胆略過人；更并性喜武藝，最好的是騎馬射箭，舞刀弄棒。又復膂力甚大，質地聰敏，凡是各種武技，十八般軍器，莫不一學便會，一會便精。尋常懂武術的人，哪里近得來他！其父弘殷，本是武官，歷事后唐后晉兩朝，未嘗失職。因此每逢校閱軍伍，操練行陣的時候，匡胤必定前往觀看，且喜出入營中，開硬弓騎劣馬，習以為常。弘殷愛子心切，

也不禁止他。唯有杜氏見兒子專好武藝，不肯讀書，心下甚為不悅；又見弘殷任他如此，不加以禁止，更覺不快；便對弘殷說道：『香孩兒年紀漸長，應該使他入塾讀書，將來學成之后，可以效力王家，光宗耀祖，方不負你我生他一場。倘若听凭他在外游蕩，整日間跑馬射箭，持槍拈棍，學那匹夫之勇，將來一字不識，如何能够出仕，豈不墮落趙氏的家聲么？你应该劝他認真讀書方好。』弘殷听了杜氏一番言語，心下深以為然，命人把匡胤叫來，向他說道：『你年紀已長，終日里舞刀弄劍不務正業，將來如何得了？从此以后，須要把刀槍弓箭，一齊拋去，認真讀書，以圖上進，方不愧我們的世家子弟。』匡胤听了，奮然說道：『治世用文，亂世用武。』現在時局扰乱，兵爭不已，兒很愿練習武事，將來乘機崛起，始能安邦定國，揚名后世，方不虛此一生呢！』杜氏從旁笑道：『但愿兒能够繼承祖業，不墮家聲，那就好了，還想什麼大功名大事業么？』匡胤笑道：『唐太宗李世民，當日也不過是將門之子，后来居然化家為國，創成帝業，兒也是世代將門，所以注重武事，深愿和唐太宗一般，轰轰烈烈做一番極大的事業，豈不很好么？』

弘殷不待匡胤說畢，早已大聲喝道：『你不要信口胡說，世上講大話的人，往往沒有用處，我不能任你如此胡鬧。』說畢，又回顧杜氏道：『匡胤在家讀書，無人訓海，仍是沒用，我

要亲自教他，又因身典禁军，没有空闲，只有你父杜三翁，他是饱学之士，现在隐居家中，一无所事，我想把匡胤送往外公家内，请其教授诗书，不知你的意思如何？」杜氏应道：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我父亲通达古今，下笔万言，真是宿学大儒。匡胤得他训诲，将来是不患不成的。待我将行李略略收拾，明天清晨，就可以到外公那里去了。」弘殷点头称是。

杜氏见主张已定，便回到后中堂，将行李一件一件，替匡胤收拾好了，交与弘殷。当晚不便送匡胤去，到得明日清晨，起身之后，弘殷又向匡胤叮嘱道：「你此去原为的是读书，须要小心谨慎，听外公的教训，如果稍有不对之处，为我知道，定然加以责罚，绝不宽容。你可牢牢记着，休得遗忘。到得外公那里，尤其要上进用功，莫辜负我期望你的心意，此处到安喜县，路途虽不很远，我却无暇送你前往，可由自己带着应用之物，独自前去。在外公那里读书，不可怠惰，有事方可归来，无事不必归家，致碍读书。」匡胤一一应诺，便带着行李，辞别父母，向安喜县杜三翁家行来。

其时正值春天，杏花开放，细雨蒙蒙，匡胤策着青骢，带雨前进，不上数日，早已到了。便令家人通报进去，说是涿州赵指挥之子赵匡胤前来拜访，那家人忙忙答应道：「相公请暂候一刻，待我去通报了，再请你进去。」匡胤听了，便在门房内坐

下。

那家人进去通报，不多一刻，就出来请匡胤进去，匡胤整齐衣冠，来到里面，拜见了外公杜三翁。三翁见外孙长得一表人才，相貌出众，心下甚是欢喜，命他一旁坐下，问他独自前来之意。匡胤道：「父亲因外孙在家不习文事，专攻武艺，将来难以出人头地。意欲亲自教导，又因身典禁军，没有空闲，所以命我出外从师，就外公处寄食读书，以为日后立业之本。」三翁大喜道：「我正因汝外祖母去世多年，只生汝母一人，又远嫁在外，只剩我一人在家居住，觉得十分孤零，今得贤孙到此读书，正可慰我寂寥，不至孤孤凄凄度那冷淡岁月了，只是汝父之意，要我亲自教你读书，若在十年以前，还可担任此事，现在白发盈颠，眼目昏花，哪里还能教读？幸得这里有一位饱学文人，姓辛，名文悦，住在本县五马坊前，离此并不很远。他开着学塾，专赖教读为生。你若得拜在他的门下，受领训诲，进步很是容易。好在我与他也十分要好，明天和他去说，谅无不成之理。」匡胤听了，诺诺连声。三翁又命家人收拾出一间静室，与匡胤居住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匡胤起身，见过外公，三翁命他陪着自己用了早饭，吩咐：「好好在家，不要出外！我到五马坊去见辛先生，和他商量你读书之事。」匡胤答应了一声。那杜三翁扶

了一根龙头拐杖，颤巍巍的一步一步，度了出去。匡胤因为外公吩咐，不要出外，只得在家守候。停了半日，那杜三翁方从外面拄了拐杖，慢慢地走了进来。匡胤见了，慌忙迎上前去，扶住三翁，口内连连说道：『为了外孙的事情，倒劳动外公了。』

不知那辛先生可肯收我在门下，加以教训么？』三翁一面走着，一面笑嘻嘻的说道：『我到得辛先生书塾里，把来意向他说了，辛先生初时因学生过多了，恐怕教授不能周到，反要误人子弟，很觉踌躇，经我再三说明，那辛先生又知是我的外孙，不便推却，只得答应了。明天乃是黄道吉日，你可前去上学读书。』匡胤听了，连忙道谢！

杜三翁次日清晨命匡胤换了一身洁净衣服，携着香烛，和自己一同至五马坊，拜了先生。辛文悦见匡胤生得凤目蛾眉，早上到塾中去，晚上宿在外公杜三翁那里。转瞬之间，已经半月有余，并没什么事情。杜三翁见匡胤肯认真诵读，心中不胜欢喜！早已写了书信，通知弘殷夫妻，使他二人可以放心。

哪里知道，匡胤是天生的英雄，性情是好动不好静的，在辛文悦处读书，初时和塾中这些学生并不认识，只得安安稳稳，遵守先生的规矩，不敢胡行乱做，到得半月之后，一切事情都已熟悉，如何还肯安安静静读书？便和同学的一班人联络起来，闹出了很多的事情。

未知匡胤闹些什么事情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匡胤泄忿便壶钻孔
守信施威拳术惊人

却说匡胤在辛文悦那里读书，因为辛先生是个积学之士，道德、文章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匡胤心内很觉佩服，所以在此读书甚为安静。但是辛文悦的规矩极其严格，匡胤乃是天性好动，不喜静居的人，被他束缚了半月有余，心下如何忍耐得住？况且塾中都是些年轻子弟，人人都喜玩耍，自从匡胤进驻，初时不甚熟悉，因此没有话说，后来在一处长久了，大家结为朋友，便免不得弄些事故出来。

原来塾中的学生，有两个人和匡胤最是莫逆。这两个人是谁呢？一个叫做罗彦威，一个叫做石守信，两人都只十七八岁，生得相貌魁伟，膂力无穷，和匡胤一见如故，十分要好。每日到了放学之后，三个人必定预约好了，到城外的旷野地方，或是驰马，或是射箭。那书塾中的学生，都年纪相仿，谁个不喜欢这些事情？知道他们三人，每天必往城外练习武艺，大家便

都去观看。内中有个姓王，名唤伯旦的学生，他的生性十分狡猾，常常在先生面前讲说他人的坏处，挑唆先生，不是打这个，便是骂那个。只因这王伯旦最会献小殷勤，先生十分宠信他。众学生虽然心里恨他，因他是先生喜爱的人，大家只得忍着气，不敢奈何他。匡胤的性情本来十分伉直。瞧见王伯旦时常在先生跟前搬弄是非，心下很不以为然。只是他没有侵犯着自己，未便干预旁人的事情，所以忍耐在心已有好久了。

这日也是恰当有事，放学之时，匡胤便约了罗彦威、石守信去城外比较拳脚。恰恰被王伯旦听见，他便上前说道：「你们去比较拳脚么？我从前也用過一番苦功的，对于拳术，极有门径，今天也去比较一下，不知你们敢和我较量么？」匡胤听了这话，心中已是不乐？又见他那种傲慢的样子，更感不快。便向他说道：「你要前去较量，我们岂有不敢之理，只是拳脚不带眼睛，倘若受了伤，休要怨恨我们。」石守信也从旁说道：「你要较量，就此前去，哪个不敢和你比较的，他就是乌龟，你若口出大言，没有真实本领，被我打伤了，休得追悔。」说着，便同匡胤、彦威一同向城外而去。那王伯旦自恃有几斤蛮力，居然也跟着他们而去。另外这些学生，大家都深恨王伯旦，听说他今天和匡胤等比武，都巴望他被匡胤打倒，方才称心，也一齐跟踪而来，要看他们谁胜谁负。

匡胤等三人，到得城外一片空场上，立将下来。那些看热闹的学生，早似看把戏一般，围了一个圈子，中间腾出一片极大的空地，任他们比试。就有个奸刁的人，把王伯旦一推道：

「你既说要和他们比较，此时还不上去，更待何时？」王伯旦虽然有些蛮力，也曾学过几路拳技，只是没有明师指点，苦不甚精，此时讲了大话，被人家挤住了，不得退后，只有硬着头皮，跳入场中，说道：「我只独自一人，你们倒有三个，还是你们三人一拥齐上，打我一人呢？还是一个对一个，轮流较量呢？」匡胤正要回答，石守信早已大声喝道：「像你这样懦夫，还用得着三个人拼你一个么？不是姓石的说句大话，我只用一只手，便可将你打倒。」王伯旦也深知三人的勇力，只因无意中一句言语，惹出事来，欲要上前，惟恐抵敌不住；如果后退，又与自己的颜面有关，正在那里躊躇不决，进退两难，旁边这些看热闹的学生，一齐大喝道：「王伯旦，你平日耀武扬威，何等厉害，今日为何这样庸懦没用呢？」王伯旦被众人一声断喝，不觉满面通红，知道今天万不能不比较一下了。当下便将腰带紧了一紧，踊身一跃，跳进了空场，摆开门户，等待交手。那石守信早已脱去长衣，将一只左手，果然缩在腰内，单用右手，举拳打来。王伯旦忙将身子一闪，也还拳击去。两人一来一往，打了几个回合。只听石守信喝声「去罢」，一脚飞起，把王伯旦

踢出一丈开外。看热闹的人，见守信拳法，如此高明，不由得轰雷一般，喝起彩来！那玉伯旦虽然跌了一交，幸而没受重伤，连忙爬了起来，飞逃而去。

众人见王伯旦头也不抬，只管奔逃，又不禁拍着手哈哈大笑了一阵。匡胤见时候不早，便向众人拱一拱手道：『今日为时已晚，我被王伯旦一扰，也没兴致练习武艺了。众位请各自回去，我们三人也要走了。』众人听了这话，知道没有什么可观，也就一哄而散。匡胤等三人，待众人走尽，也各自归家。他们都是英雄性气，打败了王伯旦，并不算什么事情，绝不放在心上。

谁知那王伯旦，度量很是窄狭，被石守信踢了一脚，心中十分怀恨！立意要报此仇，自己仗着辛先生的宠爱，连忙跑到塾中，向辛文悦哭诉一番，却将自己要和他们较量的话，隐藏起来，只说匡胤等三人，欺负自己，要先生代他出气。说着，不觉放声大哭起来。辛先生是最喜爱王伯旦的，听了这话，将他身上仔细一看，只见披在身上的是一件熟罗长衫，已扯得不成模样，头脸上果然有几处跌伤。便对王伯旦道：『你也不用悲伤！等我明天用个手段，责罚他们一场，便可出你胸中之气了。』王伯旦见先生允许了责罚匡胤等三人，心中很是欢喜，料想这三个人，必定要被先生重重地责罚一场了，心中想着，便

辞别了先生，回家而去。

到得次日，匡胤等来至塾中。辛先生听了王伯旦一面之词，把匡胤、守信、彦威三人唤至面前，说他们在外闯事，不容分辩，每人打了二十戒尺，并说下次再不改过，定然逐出门外，不准在此读书。

守信和彦威被打之后，倒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。独有匡胤，责打了二十下，心内十分不服！暗暗想道：『先生偏听了王伯旦一面之词，把我们如此作践，这个仇恨，如何可以不报？但是要出这口气，究竟怎样下手呢？他是先生，我们是学生，难道可以和他挥拳么？』想了一会，没有主意，心中十分焦灼。忽然抬头一望，见阶台旁边，摆着一把便壶，乃是辛先生夜间用的。陡的心头一动，暗中说道：『我何不将他的便壶，如此这般，一来可出胸中之气，二来他不知道谁人干的事情，可以免去责罚。』当下想定主意，也不声响，趁个空儿，将自己用的铁钻，在便壶底上，打了几个洞，觅些碎泥，将所钻之洞，一一塞住，仍旧摆在原处。

辛先生哪里知道有人捉弄他，到了夜间，一觉醒来，仍然照着老例，把便壶拿上床去，一泡便溺，几乎将便壶灌满。不料葫底的碎泥，经便溺一冲，早已不知去向。壶中所存的便溺，早已源泉滚滚，从钻孔中直流而出。辛先生正在溺到将半

的时候，忽然觉得两腿之旁，一股冷气，直冲将来，吃了一惊，只疑自己睡梦之中，没有留神，溺在壶外，慌忙伸手一摸，那被褥早已完全湿透，立刻跳起身来，将便壶提起一看，只见那壶底，有三五个窟窿，那便溺兀是在洞中滴沥而出。辛先生此时方才恍然大悟道：『这必是学生之中，有人怨恨于我，暗中施的促狭，待明天查访出来，是谁干的，必不饶他。』心内想着，气冲冲的将便壶丢在地上，把两腿揩拭干净，床上的被褥也一齐换过。忙乱了半天，方始收拾停妥，睡不上多时，已经天色明亮，众学生陆续前来。

辛先生也只得起身下床，盥洗完毕，归入座中，见学生都已到齐，便开口说道：『你们随着我读书，所教所学，都以道德为先。我虽屡次责罚你们，也因你们不肯自己力图上进，方才略施夏楚之威，期得攻错之助，并非有心凌辱，完全出自美意。你们就因此记了仇恨，昨天竟有人在便壶底下，打了几个洞，将床上的被褥完全糟蹋了，并且累得我收拾了一夜，没有睡觉，这种行为，岂是诵读诗书研究道德的人所应为之么？这事是谁做的，速速承认了去，倘若此时不肯明言，待我察访出来，必定加倍处责，决不宽恕。』

辛先生的言语方毕，只见学生之中，有一人立将起来，恭身言道：『先生的便壶坏了，说是学生们记了仇恨，有意捉弄。

先生这句话，未免太轻视学生了！』

辛先生听了，忙将这人一看，只见这人，生得龙眉凤目，方口大耳，鼻如悬胆，唇若涂朱，真是亭亭玉立，相貌堂堂，与众学生大不相同。辛先生认得这人，名唤柴荣，也在门下读书，资性甚是聪颖，大有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的光景，所以辛先生很是喜爱他。平日看待柴荣，也比旁人格外优厚，当下辛先生便向柴荣问道：『你说我太轻视学生，何不把这理由讲给我听听呢？』柴荣答道：『先生说学生们毁坏便壶，可有什么证据么？』辛先生被他一问，沉吟了半晌，方才说道：『虽然没有证据，但这里除了一班学生，并无外人前来，不是他们有意毁坏，还有谁来做这件事情呢？』柴荣道：『先生试想，你的便壶，摆在阶畔，人人都看得见，塾中学生也有二十余人，众目昭彰，倘若有人起意，要毁坏这便壶，哪里能够不被他人所见呢？由此想来，这便壶忽然有了窟窿，或是年代过久，理应毁坏；或是洗涤的时候，没有留神，碰在石子上面，以致如此，也未可知。我想学生们受了先生春风时雨之化，都知束身自爱，必不肯做此下流之事，况且学生们都是同出同进，也没空隙做这没意识的举动。有这两个原因，我所以说先生的话，未免太轻视学生了。』辛先生被柴荣这样一说，反倒堵住了嘴，没有话讲，只得点点头道：『你的言语，也还有理。只是要说与学生们全无关

系，恐怕也不尽然。等我慢慢地调查起来，得了真凭实据，自有办法。』柴荣听得如此说法，不便多言，遂即归坐。

当时柴荣和辛先生一番辩论，塾中的学生，都因这事与自己没有关系，毫不介意。独有匡胤，初时听辛先生说是学生记了仇恨，有意毁坏，心下未免吃惊，深恐先生追究起来，隐瞒不过，要受责罚；后来听得柴荣一番辩论，能将辛先生说得默默无言，不禁暗暗欢喜道：『不料小柴竟有这般口才，我今天的事情，若没有他竭力遮掩，恐怕有些费事哩！』从此以后，匡胤深感柴荣和他十分要好，柴荣见匡胤精通武艺，富有胆识，知道是个有用之才，也存心要结交他。两个人彼此互相敬爱，居然如漆如胶，不胜默契。

有一天，正是中秋佳节，塾中放假，匡胤在杜三翁家内吃了午饭，独自坐在静室里面，看了一会书，觉得孤零零的，着实无趣。又不知石守信、罗彦威两人往哪里去了，便往柴荣寓处找他闲谈，以破岑寂。匡胤是来惯了的，知道柴荣吃过饭，正睡午觉，不待通报，即向卧室而来，推门进去，举目一望，不觉大吃一惊！你道是何缘故？原来匡胤步入门内，直奔床前，意欲唤醒柴荣，不料床上红光绕帐，哪里有什么柴荣呢？竟是一条白龙，盘屈在床上，像是睡着了一般。匡胤蓦然见此异事，不禁『啊呀』一声叫了出来，接着又将身体往后退了几步，一个

不留心，将背后茶几碰倒，扑通一声响。那床上的白龙，早已不知去向。只见床中睡的柴荣，忽地惊觉，翻身坐起，见是匡胤，随即问道：『你从哪里来的？因何面有惊惧之色？』连茶几也碰倒在地？』匡胤不便将瞧见白龙盘屈床上的话告诉柴荣，只得用话掩饰道：『我并没有什么事情，只因今天放假，没有事做，独自在家，吃过午饭，看了几页书，心中十分烦闷。找寻石守信、罗彦威两人，又没找到，所以前来与你闲谈消遣，不料走得急促点儿，竟将茶几碰倒，因此面上略现惊慌之色。』柴荣听了，绝不疑心，便走下床来与匡胤相偕坐下，谈了一番空话。

匡胤一面谈话，一面转念道：『小柴有白龙盘床之兆，将来必能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，现在变乱无常，兵戈遍地，没有收拾时局，统一中原的人物。小柴既有异兆，或者是真命天子，能够化家为国，亦是意中之事。我不如趁着微贱之时，和他结为兄弟，后来方有倚仗，倘若迟疑不决，待他发了迹再去结交，那就迟了。』当下主意已定，便和柴荣说道：『我与你在一塾读书，意气又复相投，虽属异姓，无殊手足，何不效刘关张桃园结义故事，结为异姓兄弟，将来可以互相照应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』柴荣也因匡胤是个命世英才，早就有意和他结拜，好做将来臂膀，只因贵贱悬殊，未便启齿。今见匡胤情愿与自己结为兄弟，正中机会，哪有不允之理！却故意推辞道：『结

拜兄弟一层，恐怕有干未便。」匡胤不觉诧异道：「你我情如骨肉，谊同手足，结拜一层，有什么不便呢？」柴荣笑道：「你乃世家子弟，父亲又在朝为官，何等显耀！我祖父和父亲虽也出仕，现在皆已去世，家境又甚贫寒，哪里比得上你！倘若结为兄弟，岂不要被旁人议论么？」匡胤听了，连连摇头道：「你的言语，也太迂气了！自古道英雄不论出身高低，只要有所作为，能够创立事业，论什么门第呢？况且你父也曾出仕，你的姑丈郭威，又和我父是一殿之臣，门第正复相当，结拜一事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我的主意已定，你也不必推辞，择个吉日，就结拜起来罢。」柴荣见匡胤出自一片真忱，并非假意，也就点头答应。两人商议了一会，又取历书查看，见明日便是上好的黄道吉日，遂决定次日赴北门外关帝庙去结拜。匡胤从腰中取出一锭银子，吩咐柴荣的家人去备三牲祭礼，明日一早，便挑往北门外关帝庙去。料理好了，等候自己和柴荣，前往结拜。家人领了银子，自去置备，这里匡胤又和柴荣约定，明日午前，自己一定到这里来与柴荣前往关帝庙去，柴荣答应了。

匡胤见时候不早，便辞别柴荣，回到杜三翁家内，吃过晚饭，安心睡觉。到得次日午前，换了一身衣服，径至柴荣寓所。柴荣也换了洁净衣服，正在寓中等候匡胤，见他已来，心下不胜欢喜。便问匡胤：「是吃了饭去？还是立刻就行？」匡胤

道：「我们办有三牲祭品，供过关帝，结拜以后，正可把来下酒，不必吃饭，就此前去罢。」柴荣连道有理，立起身来，同匡胤出了寓所，径奔北门，直向关帝庙而去。

两人正行到北门天汉桥前，忽见许多人立在桥上，不知看些什么，把过桥的路，都拥塞住了。两人一时不能前进，心下十分焦急。匡胤忍耐不住，叫柴荣跟在自己后面，他将身上前，用双手向两旁一分，那些站的人，哪里经受得住，早如波浪一般，往两下分开，中间现出一条路，匡胤忙携着柴荣，走上桥去。不知众人挤在此处，究因何事，两人到了桥上，四下留心观看，原来那桥的北面，站定一个黑汉，面前摆着十几张弓，众人打着一个大圈，团团围住了黑汉。

匡胤和柴荣见了这般情形，心下好生奇怪！便向旁边一个老人问道：「这黑汉是哪里来的？众人因甚围着他？那面摆的十余张弓，又是什么缘故？」那老人见匡、胤柴荣相貌不凡，衣服整齐，知是宦家子弟，忙含笑道：「二位公子不知，这个黑汉自前天到此卖弓，先向众人言道：『我卖的弓，与众人不同，人家做生意、卖物件是要钱的。我卖的弓，只要有人能将弓拉开，非但不要他出钱购买，并且把弓送他一张，决不食言，众位请上来拉罢！』众人听了这话，人人希罕，个个称奇，内中有力气的，便想平白地得他的弓。就有一人走上前去

道：「喂！黑汉，你说把弓拉开了，就奉送一张，可是真的么？」黑汉道：「我生平没说过假话，只要有人将弓拉足，定必送他一张。你如有力能拉，尽管拉就是了。」那人听了，便弯下身去，拿了一张弓，用尽平生之力，拉了半日，连吃奶的气力都使了出来，休想动得分毫。那人满面羞惭！只得将弓放下，转身而去。又有一个大汉，生得身长丈余，相貌甚是凶恶，看来力量也不小的，见那人拉不开弓，抱愧而去，心中好生不服，大踏步走上前来，也不与黑汉讲话，径就地上拿起一张弓来，狠命拉扯。面上挣得通红，那弓仍旧没有拉开，也只得将弓放下，含羞而退。自从这两个人出丑以后，便没人敢来拉弓。黑汉却不因无人拉扯移易地方，每天仍在桥北站立，等到夕阳西下，方始收弓回去。今天已是第三日了，不知可有大力之人，能把他的弓拉扯开来。」

匡胤听了老人之言，心下想道：「这黑汉虽说卖弓，并不用钱，其中定有缘故。」一面想着，一面举目看那黑汉，见他生得面如漆黑，黑中透光，甚为发亮，两眼如铜铃一般，左目微眇，颌下一部钢须，根根倒卷；身长七尺有余，站在那里，好似一座铁塔，令人望而生畏！匡胤见了他的相貌，便向柴荣说道：「这个黑汉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真是英雄好汉！他必另有事故，才借卖弓为由，意在引动众人。你且在此略站一会，

待我上前去把弓拉上一把，看他如何对待。柴荣也觉得那黑汉来得奇怪，见匡胤要去拉弓，并不阻止，只点了点头，站在那里等候。

匡胤分开众人，走到黑汉面前，深深一拱道：「听说尊兄的弓，任人拉扯，小可自不量力，意借宝弓一试，不知可蒙俯允？」那黑汉也还礼道：「我有言在先，任凭何人，将弓拉开，遂即奉送一张。遵兄既愿拉扯，请随意捡取一张，拉了开来，我必将弓奉送。」匡胤闻言，也不回答，遂向地上拣一张较小的弓，拿了起来，双手便拉，忽然听得一声响亮。

未知是何缘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轻歌妙舞双美献技
推心置腹三雄结义

且说匡胤拿起弓来，双手便拉，只因用力过猛，那弓响亮一声，应手折断。匡胤将断弓丢在地上，弯着腰又取了一把最大的，轻轻一拉，那弓早如满月一般，扯将开来。匡胤却面不改色，胸不喘气，从容自如，把弓放还原处。旁观的人，无不拍

手称赞，都说这红面汉膂力甚大，非常人所及。

黑汉见匡胤绝不费力，便把自己的弓拉开，面上也现出惊愕之色！连忙抢上一步，满面春风，双手打拱，向匡胤说道：『英雄真好力量！但不知尊姓大名，何处人氏，请赐示知！』匡胤也拱手答道：『小可姓赵，名匡胤，涿州人氏，拉扯一把弓，乃是寻常小事，有甚奇异！』黑汉说：『原来是赵家公子，怪不得有此神力，果然不愧将门之子！小可闻名已久，今日得见，真是三生有幸！』匡胤答道：『小可徒有虚名，毫无实际，荷蒙揄扬，不胜惭愧！但不知壮士何方人氏，尊姓大名，因甚在此卖弓，又不收钱，愿闻其详！』黑汉道：『小可郑州人氏，姓郑名恩，字子明，自幼父母俱亡，遗有良田千顷，颇可度日。只因小可生性好武，不惜重资，延请名师，教授武艺，又爱延揽人才，结纳英雄，闻得有武艺出众、本领惊人的好汉，虽然远在天涯海角，也要想了法儿，请他来家。因此年方弱冠，已经学成一身本领，十八般武艺，无一不精。但是武艺虽已学成，家产却中落了。小可又天生的性情豪爽，不治生业，仍旧结交江湖豪杰，遇有患难之人，倾囊相助，并不吝惜。所以家财挥斥殆尽，飘荡江湖，借着卖弓为由，意欲结识几个英雄豪杰，并非觅取蝇头微利的商贾可比。』匡胤听了，喜之不胜道：『原来郑兄卖弓，是为物色人才起见，现在有一位豪士，虽是个文才，不懂

武艺，却是肝胆照人的朋友。郑兄既爱结交，不可不与此人一见。』郑恩忙道：『公子所说的豪士，不知居住何处，是何姓名？务乞引往一见，那就感恩不尽了！』匡胤道：『此人与我一同前来，尚在桥上等候，可以一呼就到。待我请他至此，替郑兄介绍便了。』说着，举起手来，向桥上招了几招。

那柴荣正等得不耐烦，忽见匡胤招手叫他，便径奔桥北而来。到了二人面前，匡胤便指着郑恩，对柴荣说道：『这位是郑州郑子明兄，乃是当今豪杰！吾兄应该一见。』又把柴荣的姓名家世，也向郑恩介绍一遍。郑恩恭身为礼道：『原来也是一位公子，小可失敬了，望乞恕罪！』柴荣见郑恩豹头环眼，身长七尺有余，竟是一员大将的模样，便存心要结交他。当下不敢怠慢，慌忙答礼道：『我们都是豪侠襟怀，郑兄何必如此客气呢？』郑恩道：『小可出身乡间，性情又甚莽撞，不谙礼节，还请二位原谅！』匡胤笑道：『我们有幸相遇，正是天缘。今日我与柴兄来此，原是为到前面关帝庙内，结拜弟兄的。既然无意之中碰见郑兄，何不一同前往，三个人结拜起来，就可以继续刘关张桃园结义的佳话了。』郑恩大喜道：『小可乡村愚夫，多蒙二位不弃，携带着一同结义，真是万千之幸了！』当下将摆在面前的弓，除了匡胤拉折的一把弃置不要，其余的都收了起来，跟随柴、赵二人，同至关帝庙内。家人们已将香烛点好，